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〇二回 念歌謠助雨濟世 種銀苗遁跡歸山

話說傻和尚停了片刻，復將木魚大敲三聲，改了言詞念道：「人人皆笑我癡傻，我笑乖的瞎作耍。來復去，這一朝，今朝無雨來你不饒。我的佛法無邊，快來救我把雨灑。我自傻，你自乖，乖的求雨雨不來。我的佛，快顯靈，慈悲我一念誠，送來風雨作交情。」

眾官在窗外聽他念了又念，打著那木魚似甚得意。有位守備說道：「這分明是唱的謠言歌兒，焉能會求得來雨。似他此等樣式，到鄉村討碗飯吃，豈不勝在此叫人監守？我看不如趁早趕出廟去，免得討人不安。果真要有大本事，又不致那樣的衣不衣，履不履，餓瘋了前來亂道咧！」說著，眾官到了施公面前，述說了他念的話說，請命攆逐。施公聽罷說道：「眾寅兄不必氣惱著急。他念的並非奸言，又非譏刺眾人。常言匹夫一念至誠，便可感風雨，召鬼神。果然說大話，小結果，有頭沒尾的，空來困擾，再責逐他。再等稍遲一刻，不見有雨，叫他心服口服的領責。」施公說罷，眾官看了看天色午刻，都要過去，那日色熱的，真是可畏。眾官民此時都知和尚說的時刻不曾有驗，全在廟裡圍著，等看施公怎樣擺佈他。

眾人正在交頭接耳的亂說，猛聽傻和尚大嚷之聲，把眾人倒嚇了一跳。又一細聽那傻僧嚷的，乃是：「黑龍黑龍，快把兩行！甘露三尺，慰彼三農。」他那裡嚷罷，忽來一陣輕風，眾人對天遠眺，那濃雲已滿九霄，登時大雨直傾，雷電交作。

軍民見那雨從未初直落到西正，微止了半刻。眾僧道各回本廟，天到黃昏，用罷齋飯安歇不表。

卻說那雨先前飄潑的直傾；停約一刻，復又蒙蒙，一夜未止。到了天明，四外一望，真落了個池滿溝盈，連糧河中，水憑添三尺。眾官晨起，吃茶已畢，見知州到來，眾官俱對施公相慶賀。賢臣說道：「此是傻僧的功德。眾位寅兄不知有何定論待他？」眾官道：「還是大人作主。」此時施公已測透傻僧的出處——不是凡庸和尚，只得說道：「你們先擺上齋飯，再叫他前來問他所欲，再作道理。」州官道：「求雨乃有益地方之事。下官的責任，卑職奉命請他到來。」說罷，帶著跟隨人，行到房門外。

只見門尚虛掩。吩咐跟人將門推開，室中一看，那傻僧臥在地下沉睡。忙令跟役喚。只見那人挺身爬起，朦朧二目，憨聲說道：「你們為何驚了我的瑤池聖宴？使我不得吃飽。」州官聽了，猛然不解，暗說：「這傻僧必是瘋夢未醒，不然為何說出混話？」又知他憨傻無所畏懼，連施大人他還不怕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說道：「下官奉施大人命，特來相請說話。剛才至此，何致唐突有驚赴宴？和尚快出去罷，莫令大人見怪。」那傻僧聽罷，不說去否，先翻著眼問道：「你是誰呀？前來擾我。」

跟隨人役見他直說瘋話，恐怕再說出不受聽的言詞，忙接口道：「這是本處的父母官大老爺。」那傻僧一聽，先哈哈大笑了一陣。道：「我當是誰，這麼拿糖作勢，敢是州尊？那你們說他是父母，就應顧子婦；怎麼不疼子婦，就愛那姓銅的、姓錢的方眼孔呢？」說罷站起來又笑，拿起木魚往外便走，將州官鬧得面紅耳赤，無法可施，只得隨著來到前面大殿。

只見傻僧與施大人也不行禮。眾官倒起來讓他坐，他並不推辭，便坐在施大人對面。州官想著施公必要怒他無狀，哪知施公一見便道：「這場雨幸和尚求下，救濟萬民，有此善功不小。今備素齋暫用一餐。再者，請問禪林住在何處？將來好派人賚送齋糧，使百姓尊禮。」施公說罷，吩咐修齋。下役答應，叫廚子製造些蔬菜素面送上。剛擺在桌上，那傻僧一看說道：「大人要請我吃飯，就是不吃那素物。」州官先前受他奚落，正在心裡惱恨，忙接口道：「皇上自求雨以來，便頒旨斷屠。」

傻僧聽了復大笑道：「你這州官也倒不錯，分明當著施大人說謊遮掩。要不為吃肉，何能叫人捏住款柄。」內有位武職說道：「你這傻僧直是妄口誣人，有何憑據？」只見傻僧大笑道：「你們不服，派人到鼓樓南街，張、許二屠家內，他那地窖中蒲草蓋著，現有豚肩豬腿。就說已經下雨，官不計較，按價給他買上幾斤，他必肯賣。」州官聽罷，忙忙說道：「要是不准如何？」傻僧道：「要是不驗，將我這化緣討飯吃的神木魚兒輸給你，叫你衣鉢傳世。」州官怒氣說道：「真乃晦氣！這僧人過於憨，不畏法，滿嘴說的是些什麼話語？今倒要依你買去。如不準時，再行算賬便了。」說著吩咐下役而去。不多時把肉取來，回說：「小人去時，屠家初還抵賴不承，後來說破他們藏肉之處，才心慌取出，並未討價。」眾官聽罷，彼此相看，都不敢說嘴咧！

施公在一旁，也覺驚異，暗想道：「這和尚大是神妙。將他求雨濟民所行神跡，具表奏聞聖主，加他個封號，大修寺院，使一方不湮沒了佛門顯應的善緣。」賢臣想罷，將內司叫到近前，說是：如此這般，急去快來。內司答應而去。此時天色尚在明暗相半，施公吩咐擺上筵席。眾官笑道：「時已過午，和尚既要酒肉，叫他先用罷！」施公明知是憎僧多話之故，難以相強。看那傻僧並不遜讓，手把木魚槌，將木魚兒打了幾聲。眾官又不知何故，腹內竊笑。忽聽他叫道：「施大人，我有個小曲詞兒，能知人心事，你們將耳朵伸開，聽著我唱。」唱的是：

眾位官兒休暗惱，官場規矩我不曉。
直言說的人怒了，低罵禿驢我不好。
從來都不知顛倒，吃齋睡覺合傻笑。
兩足田野匪我功，敕令龍王張洪數。
愛敬忠來愛敬孝，不求御口加封號。
有心為善如不賞，你的金銀我不要。
一步自比一步高，他年相會作總漕。
龍潭虎穴防驚險，不倚英豪恐不牢。
我本佛門一傻僧，人生定數我難明。
要求未到先知事，欽命東巡問孔生。
去來不必問行蹤，佛法因緣異日逢。
去處來時來處去，黃金佈滿祇園中。
天相吉人忠與孝，真經一卷動天庭。
莫怪憨僧多管事，佛心無處不多情。

那傻僧念罷，走過去便坐在正面椅上。眾官認他去吃筵席，暗說：「這和尚怪極，心裡罵他，都能知道，莫非真是神人，怎麼又飲酒食肉呢？實在使人猜疑不明。」不言眾官納悶，且說施公聽罷他念的言詞，心內也覺猜疑，暗說：「這僧莫非是濟顛重來下界？我心想的事，他都念出。其中又有令人難解之處：我想給他奏明皇上，並想送他銀子，只是方才的主意。說是惱他罵他，又說有人怨他，剛才說話、詈罵都是有的。那山東孔生，乃是在江都縣之事，今日怎麼說是要知過去未來，去向山東問他？又說是欽命東巡，又說有龍潭虎穴，還說是異日相逢，這些話不知又說到何處？難道皇上命我去山東訪孔聖後裔？此話斷無此理。等著施安回來，贈他銀子，看他如何；再將他帶到館驛，問他個確實。」賢臣正然思想，只見內司到來將銀呈上。賢臣命放在桌旁。且說傻僧對著那酒肉並未下筷，他看見銀子送到，彷彿長了精神一般，慌忙站起，到那銀子近前，大聲說道：「眾位老爺看著，我能借這大塊銀子種在地下，展眼長出銀苗。」嚷道：「此項白銀我無用，舍在山東濟萬民。」不知傻和尚之術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